

片羽

迢迢行

| 黄丹文 |

银汉初移漏欲残，
步虚人倚玉阑干。
仙衣染得天边碧，
乞与人间向晓看。

想起秦观这首《牵牛花》，距我初诵它，已时隔三十余载。年少时，一度痴迷宋词，在吟诵之余，我还喜欢伏在大理石书桌上，偷偷地描画词中意境。记得十一岁那年，我因《鹊桥仙·纤云弄巧》而爱上秦观词后，又背诵了家里藏书里可找见的他的诗词。《牵牛花》便是其一。犹记当年，我裁了一张可覆盖整个桌面、被称为“白光连”的白纸，那是一种长过一米，宽过七十厘米薄而脆的白纸。因其廉价，当年有的人家用它来贴墙壁和屋顶棚，学生则将整张白纸用刀裁开后装订成草稿纸。因为它的薄而透，我喜欢将它裁成课本大小，盖在书上描图。我用那种纸，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《红楼梦》的插图。而整张或裁成半幅的，我则在上面即兴涂鸦，然后覆在课桌或自家书桌上，甚至贴在自己房间的墙壁上做装饰画。那些装饰画中，便有我用铅笔与水彩笔勾画的一幅牵牛花图。

令我回想起这些琐碎记忆的，是隐在黄金榕枝叶间的一朵娇弱的蓝色牵牛花。

去年十二月的一个黄昏，我与友人驱车前往位于八公山余脉东、西楼山之间的一处古关隘——寿唐关。这座废弃了的古关隘，又被当地人称为“刘金定梳妆台”。这位史书中未载其名，却在传说中被塑造成为国救主传奇女英雄的刘金定，据说在宋太祖赵匡胤被困南唐寿州时，挂帅出征，将赵匡胤由寿唐关送返中原。

在那个夕照霭霭的冬日暮晚，同行的友人们或沿坡道攀高远眺，或去往淮河岸边观夕光晚照。我则沿着那个青砖砌成的可通车马的古关道，默默地

行走。战马嘶声今不见，唯有众羊“咩咩”——曾经的关口堆满了草料，废弃的古道旁有座羊圈，上百只羊在为草料而争战。

我沿着古道走着走着，发现了匍匐在路旁的枯藤。时至寒冬，那根枯败的藤上唯有几枚掌形的叶片和几枚褐色的种囊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也识得它是牵牛花藤。小时候，我生活的校园，房前屋后攀满了牵牛花藤，我在“白光连”上涂鸦的那幅牵牛花图，便是融合了校园里牵牛花海的实景与秦观《牵牛花》的意境绘成的。在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惊喜中，我俯身撷取了几枚种囊，它们在我的掌心中迸裂，迸出一颗颗小小的黑褐色种子，我把那几枚种子顺手装进大衣口袋里。翌日在办公室，我掏出那些种子，将它们放进了墙角的黄金榕花盆。

今早，出差一周后，我回到办公室，在擦洗黄金榕花叶时，一朵蓝燃亮了我的视线。八个多月的时光中，那些被我从寿唐关采撷的种子中的一枚，生了根、发了芽，而今，又以一朵蓝色的小喇叭花向我展示它的生生不息。平复了激动的心情后，我细看，花藤上，还有三朵凋零的花。在我与它别离的一周内，它默默地开了三朵花。

我无比珍惜地凝望着这根花藤上的第四朵花，望着望着，竟发现几只小蚂蚁从花萼里爬出，它们绕着小喇叭圈儿爬呀爬，宛如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。我伫立良久，恨不能变成一只蚂蚁，游在这座牵牛花的乐园，活在这棵黄金榕的世界。而转念一想，其实我也不必艳羡它们，在辽阔的时空里，于一双巨眼中，或许我的身量尚不足在牵牛花上绕行的蚂蚁。而无论浩大或微渺的生命，在孕育、成活、生长、相遇、相聚乃至别离的每个瞬间所形成的记忆，都将溶于时空，成为不朽。

人间物语

唱歌班的故事

| 沈燕文 |

五月的古南街，人潮涌动。古朴而内敛的韵味，托举着明媚阳光，感染着盛装出游的我们，藏青色带有金丝花纹的马面裙搭配中式白色衬衣，华丽而又清雅。

拐角处的一家紫砂工作室，也许是我们的盛装吸引了店主人，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去喝茶。大家相视一笑，像一群蝴蝶蜂拥而入，原本安静的茶桌，一下子变得花团锦簇。

一杯又一杯，红得发亮的茶水急急入喉，燥热的身体一下子舒缓下来。店主人提着子冶石瓢壶频频倒水，偶有游客入店，她都无暇招呼。我们有点担心店主人的生意被耽搁，便不好意思地起身。

“我们唱个歌吧，或许可以吸引点人气，赚个吆喝，这样我们茶也喝得心安理得些。”唱歌班老师的提议，像茶叶投入沸水，让我们的心立刻舒展，无比激动。

随着“上春山”的旋律一响，大家立马进入了状态。“二月天杨柳醉春烟，三月三来山青草漫漫……”“今天原是平凡一天，因为遇见你而不平凡……”

大家随着节奏自由地晃动着，随着悠扬的歌声从室内飘向街巷，路过的游客，有的在门口驻足观望，有的贴着窗户探进来听。不一会，驻足欣赏的游客靠着展品柜站了一排，掌声和喝彩声此起彼伏。

两位年轻的姑娘挤到我们面前，一个拍视频，一个站在那儿笑，微微侧着头，眼睛亮晶晶的。

我们索性站了起来，站成笔直的一排，面对游客，有模有样地表演起来。

“你是遥遥的路，山野大雾里的灯。我是孩童啊，走在你的眼眸。你是明月清风，我是你照拂的梦……”

我们深情地唱着，音符就像一只只快乐的鸟儿，在扑闪扑闪地飞翔。

“与你相约，一生清澈，如你年轻的脸……”最后一个音收尾的时候，气氛达到了高潮，店里店外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拍视频的长发女孩，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轻轻地安抚着旁边的短发女孩。短发女孩紧闭着双眼，眼皮底下竟挂着几行晶莹的泪珠。

一定是歌曲中哪句歌词，或者哪段旋律，碰撞了女孩柔软的心。我轻轻地上前去，给了她一个拥抱。

那一刻，心灵的距离在缩短，彼此的温度在传递。

这是歌声的力量。同样，我们也被歌声治愈，心中洋溢着感动。

“六一”儿童节那天，我们唱歌班到特殊教育学校与孩子们共度节日。孩子们克服身体缺陷，纷纷上台展示自己的才艺，唱歌、跳舞、打击乐、情景表演……台风虽然稚嫩，但充满了童真和热情。

身体残缺的他们，在舞台上绽放出动人的光芒，我们看到的，是明亮的双眼、雀跃的脚步，还有无邪的笑。

他们表演《丽江三部曲》，跟着音乐敲击自己手中的乐器——两个矿泉水瓶。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简单却充满律动。

那些孩子，他们很不自然地看向台下的老师，看着身边的同学，表情各异。有的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，像冻住了一般；有的像受控制的机器人一般谨慎地晃动着矿泉水瓶；有的紧锁眉头，嘴角向下，胆怯得像要哭一样……只有一个高个子小眼睛的胖男生对着台下“呵呵”地笑，不知道今天为何这样热闹……

音乐响起，孩子们的目光，像探照灯的光柱，紧紧地追逐着舞台下老师的手势。看不到的，也跟随随着音乐，一下一下地敲击着手中的矿泉水瓶，声音回荡在偌大的报告厅，也深深地撞击着我们的心。

我们仿佛看到，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自由奔跑在丽江街头，他们仰望天空，他们大声歌唱。那律动的敲击声，那稚嫩却响亮的歌声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力量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“我们在故事里绕啊绕，人儿不见了，风雨打湿我衣角，没你怎么好？我看着炊烟起飘啊飘，回忆摇啊摇，我多想要睡醒了一觉，你和我还小……”

我们和孩子们一起，深情地唱着那首《多想还小》，任凭泪水疯狂地奔涌。

歌声能给予力量，它是如此震撼，孩子们内心应该是高兴的，他们暂时远离了孤独，心中流淌着潮水般的歌声，被爱和美好紧紧包围。

现在，和朋友在一起，只要说到唱歌，我就会滔滔不绝讲述我在唱歌班的故事。末了，我会真诚地发出邀约：“你也来唱歌呗。”歌声里，更多的是一种爱。

灯下书

雁来蕈记

| 梅南频文 |

雁鸣过处，腐叶下便拱出褐红的小伞，带着泥土与松针的腥甜。这“随雁而来”的说法，暗合了雁来蕈的生长习性。雁来蕈的学名是松乳菇，别名包括重阳菌、雁鹅菌等，属于红菇科、乳菇属。每年9~10月，正是其子实体萌发的最佳时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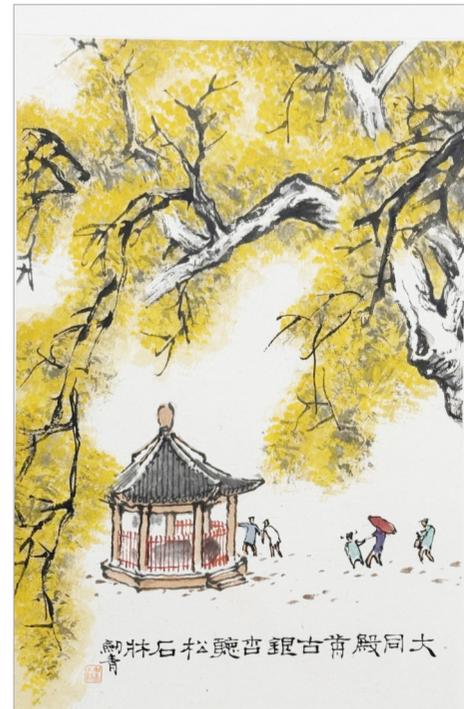
刘嫂是捡蕈的高手，她常选择后山那片荫凉的山坡，那坡上密密麻麻长满了赤松。日长年久，松针铺了厚厚的一层，踩上去像踩在棉絮上，软乎乎的却藏着碎石子。刘嫂寻蕈有一套诀窍，她弯腰拨开腐叶的动作，像在翻开一本写满秘密的书。指尖轻轻捏住蕈柄往上一提，一朵完整的雁来蕈就露了出来：蕈盖是深褐的，边缘泛着浅红，这是未完全成熟的幼蕈形态；蕈褶细密如折扇，呈乳白色，这是区分它与毒菌的关键特征之一。

“看好了，要找这种红中带褐、伞盖没开的‘骨朵蕈’，最嫩。”刘嫂说着又指着不远处一朵伞盖展开、菌褶发暗的蕈子说，“要是见着菌褶发绿、伞盖发黑，或是菌柄上有环、菌托的，碰都别碰，那是有毒的。新鲜的雁来蕈有独特的‘松脂香’，若闻有酸腐、腥臭味，再好的品相也不能要。”老话“找到蕈塘”的意思就是一旦找到一个上品相的蕈，边上就会有一大片，今年采了，明年还会有。只是不能拔掉菌丝，这是采蕈人代代相传的规矩，也是保护野生雁来蕈资源的朴素智慧。

雁来蕈的吃法多种多样，可以炒鸡蛋，也可以撕碎了炖鸡蛋，入口是绵密的鲜，更好的办法是蜜制：将雁来蕈洗净后用菜油、生姜片加老抽、冰糖、盐，文火熬制，冷却后装于瓶中，盖紧后放置冰箱冷藏，如此即可一年四季尝到这口忘不了的鲜味。

雁来蕈也因此成了在外地工作的宜兴老乡对故乡的味觉密码。我大舅年轻时参加革命离乡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上海工作，条件优越，但每年总要熬好几瓶雁来蕈给他寄去。我明白，这不仅仅是藏在松脂香里的牵挂，更是刻在记忆里对家乡解不开的情结。

雁来蕈是秋的信使，是山林的馈赠，更是家乡的味道。它带着菌根共生的智慧与亲人牵挂的温度，一年又一年，从不缺席。就像那些爱着我们的人，总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，用最朴素的方式，把故乡的滋味与温暖，送到我们身边。



惠山古银杏

国画 尤剑青